

# 裁军谈判会议

30 March 2011

Chinese

## 第一二二〇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11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3 时 15 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王群先生 .....(中国)

\* 因技术原因，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重新印发。

GE.14-60567 (C) 080414 080414



\* 1 4 6 0 5 6 7 \*

请回收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一二二〇次全体会议开始。

正如之前宣布的, 我打算利用本次全体会议, 专门就裁谈会工作计划交换意见。你们可能记得, 在智利担任主席期间, 我们曾就工作计划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中国接任主席后希望继续这样做, 以便尽可能推动正在就该问题形成的共识。你们可能记得, 我们还在 3 月 22 日的全体会议上就工作计划问题交换了意见, 当时在我的建议下, 主要讨论了工作计划中绝对不可能的内容, 但并不妨碍成员国提出任何其他意见。之后, 我的确收到了成员国提交的实质性意见。

今天, 我希望继续这一进程, 请成员国就工作计划问题广泛交换意见, 重点讨论工作计划中最不可或缺的内容。我要重申, 这不妨碍成员国就工作计划提出任何其他意见。当然, 这只是主席为鼓励成员国之间的讨论提出的建议。希望各位今天就工作计划问题积极交换意见。

巴伦西亚·穆尼奥斯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先生, 这是你当选以来我国代表团第一次发言, 我谨借此机会祝贺你接手这一艰巨而复杂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将全力支持你的工作, 祝愿你一切顺利。我们感谢你提供这个机会, 让我们在全体会议上讨论工作计划, 尤其是工作计划应当包含的必不可少的内容。哥伦比亚一定借此机会, 分享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我们希望你本着开放的态度和建设性的精神, 特别是在下周开始的闭会期间, 考虑我们的想法。

尊敬的各位代表, 最近的会议上, 不断有人呼吁制定涵盖全年, 而不仅仅是当前主席任期的长期活动时间表。我们对这一建议表示欢迎, 这符合我国代表团对工作计划本质的理解。根据议事规则, 而且正如我们之前在关于本专题的发言中提到的, 工作计划是安排工作的指导, 是会议和专题的时间表, 使我们能够以全面和平衡的方式执行确立的议程, 这可能包括讨论我们希望为每项工作设立的任务。

通过一项工作计划, 作为活动时间表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 我们将克服程序问题造成的障碍, 彻底结束关于工作计划的讨论。但我们面临一个两难: 讨论裁谈会工作时, 代表们强调必须充分遵守议事规则, 因此主张当务之急是拟定工作计划。但奇怪的是, 适用同样规则时, 一些代表团认为, 如果工作计划只是一个简单的时间表, 则不方便按字面适用。议事规则第 28 条规定需要工作计划, 但没有说工作计划必须包含任务或设立机构。只有第 23 条规定, 如本会议认为有效执行其职务而有此需要时, 可设立机构并规定各机构的任务。

第二个好处是, 最简化的工作计划将使我们能够集中开展实质性讨论。我们的第一个实质性讨论应侧重我们希望为议程上的每个项目规定的任务——我们希望在本届会议期间讨论什么。我国认为, 该讨论绝非小事, 也不能视为倒退。相反, 公开而透明地讨论这一事项将使我们有机会确定当前状况以及我们可以取得的成果。

2009 年, 我们就 CD/1864 号文件中的机构和任务达成了共识, 但是 2011 年情况有所不同。正因为如此, 每个人都必须参加这一讨论, 以便共同努力, 在今

年达成共识。我们不能每到换届就放弃关于机构和任务的谈判，我们遵循包含任务的工作计划时便是这么做的。鉴于每届主席拥有的人力资源和时间有限，他们不可能与 64 个代表团逐一谈判这一关键问题。主席负责推动我们的工作，但是不可能承担裁谈会所有成员都应承担的责任。我们不是小看主席的义务——我们承认主席应承担的责任——但是必须适当看待主席的作用。

第三，最简化的工作计划将使我们能够更加迅速、有效地执行商定的任务。不妨回忆 2009 年的经历。当年虽然商定了包含任务的工作计划，但是一到起草活动日程表时，裁谈会便裹足不前了。简化的工作计划有助于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第四，最简化的工作计划有助于我们编写年度报告。前几周，一些代表团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工作计划，我们到底报告什么？去年我们讨论了裁军机制，并呼吁加强裁谈会，如今已是 2011 年，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如果还只是汇编一些程序问题就不可接受了。

最后，通过简化的工作计划将减轻我们的时间压力。本届届会已过去 10 周，即三分之一的时间。如果我们继续不停地讨论复杂的工作计划，或者让主席就任务进行谈判，可能会耗掉一整年。就活动时间表达成共识可能容易一些，这样我们就能利用余下的时间，专门开展真正的实质工作。

我们本着建设性的精神提出以上建议，希望显示灵活和创新，突破过去 13 年证明无效的方式。我们重申：我国代表团的唯一目的就是进行谈判，以及裁谈会再次开展实质性工作并履行其任务。我们愿意采取任何一致商定的方针，不论是最简化的工作计划，还是沿用上届主席采用的建设性含糊方针，采用包含广泛或简单任务的工作计划。

结束发言之前，我们想谈谈安全概念，这是裁谈会工作的核心，其他代表团在前几届会议上也谈论过。关于安全问题，我们扪心自问：在当今这种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世界，核武器如何能够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国家安全有何帮助？核武器真的能够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吗？原子弹就能摧毁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了吗？威慑力有助于防止气候变化吗？把钱花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有助于消除贫困，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吗？我们认为，世界和平与安全靠的是为所有人创造财富和繁荣，鼓励对话及和平氛围，建立信任，以及加强所有国家间的合作，应对安全威胁。真正的实力在于积极的建设力。

最后，我想再次请求大家互相听取意见。我们只顾自己发言，而应当本着透明的精神、依据我们的谈判任务，开展更加积极的对话。我国呼吁各位显示灵活，接受不同选择，而不是紧守着事先确立的立场不放。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要再次呼吁各位显示推进裁谈会工作和各议程项目的政治意愿。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哥伦比亚代表的发言，他不但提供了重要和实质意见，还呼吁开拓一切可能性和选择。

**德马塞多·苏亚雷斯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 专门讨论工作计划问题。你知道, 我国代表团将支持你的工作。每个代表团最初都承诺支持主席, 但是当主席真正提议什么时, 他们就未必支持了。不过, 我可以保证我国代表团将本着开放的态度, 考虑你向裁谈会提出的建议。

当然, 任何一任主席推进裁谈会进程的任务之一就是与代表团广泛磋商, 但我认为提出建议也是其中一项任务。中国有权通过启动更加有重点的讨论, 不一定直接实现谈判, 但可以为谈判做准备, 从而提出一项能够得到所有代表团支持的建议, 引领裁谈会进入一个新阶段。前几年, 许多主席都提议了工作计划。所有提议都围绕同一个主题, 对每项提议支持程度的不同反映了每个成员国的敏感度。我们必须考虑这种敏感度。

原则上, 我们应当在工作计划中规定附属机构深入处理议程上的四个核心议题。之前的提议在提出设立核裁军、消极安全保证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工作组时, 使用了不同的措辞。使用不同措辞是为了展开讨论, 并为今后的谈判奠定基础。这一点十分重要, 不过我愿意考虑哥伦比亚同事刚才提出的“最简化的工作计划”的建议。当然, 这取决于这个最简化的工作计划的内容; 不论如何, 我们至少必须朝着谈判的方向努力, 因为裁军谈判会议是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设立的唯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

另外, 还有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具体问题。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遇到了障碍, 一些代表团倾向于或坚持只考虑禁止生产, 而其他许多代表团则愿意审议裂变材料的其他方面。我们尚未找到平衡点, 但是应当继续努力寻找共识点。我们无法预料谈判结果, 但是即使不规定谈判目的或谈判将涉及的每个方面, 也应当使用恰当的措辞, 让代表团放心每个方面都将考虑, 特别是决定启动谈判时。我提出这些是为了表明我国代表团的看法, 首先, 有可能达成一项工作计划(我们应当放轻松, 不要把它想象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再者, 我国代表团指望你的领导, 因为你代表中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认可的核武器国之一。我希望《不扩散条约》认可的五个核武器国几个月后在巴黎举行会议时, 裁军谈判会议将已经通过工作计划。此外, 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今年提交大会的报告中说已经开始按工作计划开展活动。以上是我希望正式表述的我国代表团的意向。

**主席(以英语发言):** 十分感谢大使就裁谈会, 尤其是工作计划问题发表的中肯意见。从国家角度, 作为中国大使, 我听了你发言深有感触。中国将全力推进军备控制和裁军进程, 并尽快开始工作, 包括就禁产裂变材料条约进行谈判, 不辜负巴西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期望。作为主席, 我也将尽全力促进裁谈会就工作计划达成一致, 以便尽早启动工作。感谢你的发言。让我们携手实现这一目标。

**曼弗雷迪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首先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你愿意努力推动裁谈会通过今年的工作计划。我们将全力配合你的工作。作为意大利代表, 我简单说两句。我只想说, 我国认为 CD/1864 号文件是处理国

家安全利益的最佳文件，但我国不会妨碍裁谈会就任何其他合理的工作相关文件达成共识。

**威尔逊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这是你当选主席以来我国代表团第一次发言，我谨祝贺你当选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国代表团将支持你的工作，包括达成一项工作计划。澳大利亚感谢你提供这个机会，让我们就工作计划必不可少的内容发表意见。我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想必已经众所周知。在 2010 年的《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澳大利亚及其他《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经协商一致通过了一项行动计划，涵盖该条约的三大支柱，并涉及中东问题。三项行动直接与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有关：行动 6、7 和 15。我知道今年的许多场合和最近的会议都提到了这三项行动，但是我想还是应当回顾每项行动的具体内容。

**行动 6:** 《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商定裁军谈判会议应立即设立一个附属机构，在商定的全面、均衡的工作计划范围内处理核裁军问题。**行动 7:** 《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商定，在不妨碍《不扩散条约》工作的前提下，裁军谈判会议应在一个商定的全面、均衡的工作计划范围内，立即开始讨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讨论应是实质性的，不受任何限制，以期拟订涉及这个问题所有方面的建议，并且不排除拟订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行动 15:** 《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商定，裁军谈判会议应在商定的全面、均衡的工作计划范围内，根据 CD/1299 号文件及其所列任务，立即开始关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

澳大利亚知道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些成员国不是《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不过，澳大利亚认为裁谈会中所有《不扩散条约》缔约国都有义务推动落实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商定的行动计划，包括行动 6、7 和 15。同样，澳大利亚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工作计划必须规定或直接确保落实行动 6、7 和 15。

各位一定记得，如果通过并执行 CD/1864 或 CD/1889 号文件所载决定，则意味着执行行动 6、7 和 15。此外，澳大利亚知道没有国家反对通过并执行 CD/1864 或 CD/1889 号文件，特别是这两份文件所载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任务。

澳大利亚认为工作计划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前面已经提到了，那就是执行。裁谈会要做的不仅是通过一项工作计划，还需要执行该工作计划，并不断开展因执行带来的工作，包括在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期间第一委员会会议之后继续这样做。

**汗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感谢你和你的团队以开放和透明的方式开展裁谈会的工作。巴基斯坦一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我国代表团认为，同意根据 CD/WP.565/Rev.1 号文件所载商定的指示性时间表推进工作是一个良好开端。我们注意到并欢迎所有代表团在这方面显示的建设性态度。

我认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工作计划时应秉承这一至理名言：协定是否成功不是看文字美不美，而是看共识深不深。我想这把金钥匙可以为我们打开很多扇门。另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努力以建设性的方式理解彼此的立场，然后再看可以如何推进工作。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以及对彼此立场的尊重可以引领我们前进。

关于巴基斯坦的立场，我们在你召开的上一次全体会议上简单强调了我国的立场。我谨重申，我国随时愿意与主席及其他代表团合作，我国愿意考虑以平等和平衡方式处理所有重要问题的均衡、全面的方针。不过，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许在几周后的第三期会议上再详细阐述这个问题。

**奥亚尔塞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感谢你和裁谈会所有成员努力在今后几周就活动时间表达成一致。CD/WP.565/Rev.1 号工作文件将指引我们的工作，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希望这将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良好开端。我们认为哥伦比亚代表提议拟定更加长期的时间表很有道理，我们也与一些代表团讨论过。拟定更加长期的时间表有实质理由和现实理由，但是目前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拟定一项工作计划。这不仅是主席的责任，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赞赏主席付出的努力以及呼吁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我先发表一般性评论，以后有机会再详细阐述。

我们显然必须考虑达成某种一致，这种一致能够开启谈判大门，而不事先判定每个问题的相对重要性。我们如何才能达成像 CD/1864 号文件所载决定中的那种平衡呢？这是一个需要分析的问题。

我想谈两点一般性意见。首先，本会议的任务是谈判。因此，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谈判是本会议每个成员国的责任。但是，这无论如何不能解释为直接或间接地限制国家决定如何和何时谈判以及是否签署谈判达成的协定的权利。这一点至关重要。我要提的另一点是，我们知道，或许不是所有议程项目的谈判时机都已成熟。我们还知道，裁军谈判会议成员的优先事项各不相同。不过，越来越侧重不同关键内容的实质性讨论，包括专家的技术投入至少可以为谈判做准备。不过，我们可能会想，目前开展的工作是否可能无限期延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怎么说呢？要成为一项有益的活动，而不只是反映工作方案，我们必须规定一些，如巴西大使所说，为所有代表团提供保证的参数。

首先，我们可以自问是否愿意修改或调整 CD/1864 号文件中达成的一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如果有政治空间，值得一试。第二，我们可以考虑一个简单的活动方案。这里称为最简化的工作计划；随便你们怎么称呼。可以确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谈判是本会议的一项重要目标，因此采取从简的做法，根据本会议任务为完成实质工作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应当促成谈判。因此，从简并不妨碍谈判；二者可以共存。第三，难道不可能考虑确立谈判的实际顺序吗？不是基于轻重缓急的顺序，而是基于政治上的一致，并考虑到裁谈会难以同时开展两个谈判而确立的实际顺序。第四，我们认为需要考虑基于这种一致，确立谈判的实际顺序，并且应当考虑工作计划的适用期间。我们恐怕得权衡两年期或多年期

工作计划的可能性，裁谈会始终可以重新审查工作计划，但是这一观点从未在其他场合提及。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已经有很多观点和建议，在今后的会议中，可能还会有新的倡议出现。通过系统地分析这些备选办法，我们将能够更加了解我们拥有的工具。我国认为，关键问题是确定是否存在制定可行方针的政治空间。如果没有，我们就必须寻找其他方式来代替谈判。显然，我们必须向大会报告，我们相信可以带来好消息。否则，可能将在大会上做出适当的决定。

这个棘手的问题正是裁谈会工作的核心，我们相信主席先生将继续指引我们前进。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发言，更感谢你提出的建议和观点。

**肯尼迪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全力支持你的工作。之前我也说过，我国很高兴参加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我国很高兴遵循工作计划，不论是涵盖一周、一个月、一个主席任期还是一年的工作计划。听前任说，我们各种形式的工作计划都用过，我们愿意继续采用任何一种。不过，与其他发言人一样，我也想谈本机构的工作是谈判，因此我国虽然愿意遵循任何拟议时间表，但是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毫无边际的讨论也算是有意义的工作计划。

例如，我们前几天谈到非正式会议时，我注意到将口头报告会议结果，这不会影响人们的立场。那么，有人可能会问：“这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重申，我们愿意参加，我们很看重这一点，我们做准备和做贡献，但是本机构的工作应当是谈判。我的同事提到了《不扩散条约》行动计划。我不想讨论该行动计划，我只想说，显然我们签订了该计划，赞同其内容。然而，在不同讨论中和不同场合，包括在本机构多次重申了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禁产条约)谈判的紧迫性，但后来还是否决了。因此，工作一样紧迫。

因此，我们希望主席先生能够提出一项载有禁产条约谈判任务的协商一致的工作计划。尊敬的巴西同事提到需要寻求平衡。我想指出，1995 年香农授权已经实现了这个平衡。我国的立场是，应当符合禁产条约通常的措辞，应当涉及库存问题。我还要指出，从稀释和玻璃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每天都在处理库存问题。我们没有推迟正式谈判，我们主张正式谈判应当从库存开始。不过，回到 1995 年的香农授权并不排除考虑库存问题；香农授权明确提到将在谈判中决定该问题。

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开始谈判。各国需启动这一进程，以便处理我们多年来一直讨论的重要问题：定义、核查、范围等。必须不断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很高兴这样做。但是我们不应假装这就能取代谈判。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肯尼迪大使的重要发言。作为主席，我不应该发表实质性评论。不过，关于你提到的非正式会议，特别是主席的口头报告，我想提醒你注意比利时主席文件的最后一段，该段指出主席或协调员也可以以个人身份编写报告，向裁谈会提交。因此，我认为如果是口头报告，主席根本不可能提

交。所以，CD/WP.565/Rev.1 号文件列出和提议的内容并不妨碍协调员以个人身份起草书面报告。这是我个人的理解，顺便介绍给所有代表团，包括尊敬的美国同事。

**邓肯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本来不打算发言，因为我想说的基本上都在之前的会议上说过了，但是听了澳大利亚同事的发言后，我还是想说几句。我基本同意他的发言，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裁谈会之外的进展。

我们的讨论十分重要，但是令人沮丧。我本人参加了五年的讨论，可喜的是，在过去五年中，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我们试图承认东方/西方和南方/北方的观点已经过时，从而克服了一些共同挑战。不管怎么说，我们做到了。2007年，我们形成了一个跨区域联盟，该联盟经受住了一切破坏和瓦解它的企图。会议室内大多数国家——事实上除了一个国家外，所有国家的立场都是：存在这样的一揽子计划，我们可能认为它不够完美；可能有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内容，但是我们都能够接受。过去五年中，不论是在裁谈会还是在其他组织，我们一再重申该立场，当然，这让人十分遗憾。

不过，关于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同事要求的在裁军方面取得进展，我们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认可的核武器国家作出了回应。事实上，澳大利亚同事提到的行动 7 具体提出了讨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问题，我们真诚地希望讨论该问题。

该会议上讨论的另一重要问题是中东问题，但是我们不希望把中东问题拿到裁谈会来讨论，原因不言自明。

总之，恕我直言，我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情况很明显：绝大多数国家能够就一揽子计划达成一致。他们坚定支持该计划，他们不止一次地重申了这一观点，但是有一个国家阻碍了国际社会推进这些重要文件。我们尝试了一揽子计划的各种排列组合，但每次提出都以失败告终。这就是现状。祝你们提出新的排列组合时好运，但情况就是这样，过去五年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这种状况。

**金塔尼利亚·罗曼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谨向您表示祝贺，我国非常高兴中国代表承担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这一重任。我们还要感谢智利大使担任主席期间作出的努力。只有通过多边框架下寻求经谈判达成的解决办法，并承认需要达成集体协议，才有可能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还应加上一点：通过采取措施打破裁谈会近年来的僵局。裁谈会是唯一的——我要加上“没有谈判”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应当承担起应负的重要责任。因此，古巴赞成通过并执行一项包括裁谈会议程上所有专题的工作计划，以启动裁谈会的实质工作。古巴呼吁裁谈会在遵守议事规则和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上显示必要的灵活，以便通过一项考虑了裁军和军控所有优先事项的全面、平衡的工作计划。

考虑到之前提到的观点，古巴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认为我们必须将核裁军作为最高优先事项。我们赞成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敦促裁谈会开始就规定分期裁军方案的文书进行谈判，以便在具体时间范围内、在严格的国际控制下彻底消



除核武器。一些利益攸关方想忽视或弱化核裁军的重要性，采取选择性的不扩散方针，古巴对此表示反对。关于终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的条约，我们知道该条约主要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因此担心这样一项条约的理由具有选择性和政治性。全世界现在都在呼吁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因此，有必要就该问题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因此，我们赞成在裁军谈判会议内紧急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就核裁军文书开始谈判。

主席先生，我表述了我国的部分立场，以及对裁谈会工作的一些关切。最后，我谨重申，我国代表团将全力支持裁谈会的任务和工作，并支持你作为主席所开展的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觉很多代表团都提到了需要一份商定的工作计划，尤其是为了妥善处理与四项核心议题任务有关的不同措辞。此外，许多代表团还在发言中提到了平衡。他们使用了“平衡”一词。

这让我不禁想到，在我读过的文件中以及相关核裁军谈判也常常谈到战略平衡。平衡不同于平等。我说这些是因此这让我想到了关于工作计划的另一个问题，我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让你们就可能形成的共识展开集中和互动交流，希望不要影响你们的看法。我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工作计划中的平衡问题？它是指整体工作计划的平衡，还是不同核心议题任务之间的平衡？我们这样做有何目的，以及能否进一步讨论以推动我们的对话？说了这些，希望不要影响其他代表团的意见。

**范登艾塞尔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不知道能否回答你的问题，首先我谨祝贺你当选主席，十分感谢你为推进裁军谈判会议工作作出的努力。我国代表团将支持你的工作。我们很高兴有机会在本次全体会议上就工作计划发言。你让我们向成员国以及你本人介绍什么是工作计划必不可少的内容。我十分乐意介绍荷兰对该问题的看法。

首先，必须认识到通过工作计划不是最终结果。工作计划只不过是帮助我们完成任务的工具。通过工作计划和/或向大会发送我们已通过工作计划的报告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大功告成。

第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还有四五天，联合国裁军审议会议将在纽约举行会议。十月，我们中的很多人将参加第一委员会在纽约的届会，我们将在这两个论坛上阐述立场、交流意见，有时我们会重申立场，有时我们年复一年地重申立场，这样做可能有用。然而，我认为这不应是裁军谈判会议的做法。我们的工作谈判。本机构内的讨论应当以谈判为中心。

因此，工作计划必须能够使我们开始谈判，或至少明确为谈判铺平道路。然后就是谈什么的问题。我国坚信，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禁产条约)是本机构内支持率最高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愿闻其详。不过，我们认为所有其他问题都面临更多的反对：不讨论只差一票就能达成共识的问题，而讨论差四票、五票或

六票的问题是没有效率的。我再次重申，如果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愿意听取其他意见。

话虽如此，主席先生，我向你保证荷兰对工作计划持灵活态度。我们支持 CD/1864 和 CD/1889 号文件。我们支持在禁产条约任务中提到库存问题。我们必须就此谈判，看看结果如何，但是不应一开始就设定条件。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工作计划至少带给我们希望，或者不仅是希望，而且能够让我们开始工作。

**拉奥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感谢你给我发言的机会。这是你担任主席以来我第一次在正式全体会议上发言，首先谨祝贺你当选主席，我国将全力支持你推进我们的共同目标。

一个多月以前——确切地说是 2 月 22 日——我们在智利担任主席期间讨论了工作计划的可能内容。再之前，1 月 25 日，裁谈会在加拿大担任主席期间通过了今年的议程。然而，尽管你的前任做出了可喜的努力，裁谈会仍然没有就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我们讨论了各项议程项目，但是很遗憾，我们尚未根据工作计划谈判任何项目。因此，我国欢迎你提出的在你任期内的三次全体会议上着重讨论这一优先事项。我们仍然充满希望，相信裁军谈判会议将能够尽早通过工作计划，展开实质性工作，包括谈判。

正如我在 2 月 22 日所说的，如果在 2009 年 5 月 CD/1864 号文件共识决定的基础上就工作计划达成共识，只要这一决定有利于尽早开始裁谈会的实质性工作，印度就不会阻拦。

关于你的前任在磋商中确定的作为裁谈会附属机构优先工作事项四个问题，我国代表团愿意就此开展工作，作为工作计划的一部分。在裁谈会以外以及为裁谈会举行的多边论坛上，这些问题也经常被确立为优先事项。请允许我多说几句，核裁军仍然是我们的最高优先事项。与不结盟国家运动及二十一国集团的其他成员一样，我们支持关于禁止生产、发展、储存和使用核武器并在规定时间内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核武器公约的目标。在不妨碍核裁军优先地位的情况下，我们愿意就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普遍、非歧视和可有效国际核查的条约进行谈判。事实上，自 1993 年大会第 48/57 号决议通过以来，我们一直支持就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开展谈判，该决议预计这样一项条约将不为不扩散的各个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关于这一点，我想强调我国不赞成启动曾在多个场合经协商一致确认的长期谈判任务。我国认为，这样的话，我们更不可能尽早启动谈判。此外，我们认为开展谈判，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家安排达成一致，将成为降低核武器重要性、促进核裁军和不扩散在各方面取得进展的其他措施的补充。

我们支持就推动所有空间使用者空间安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开展谈判的目标。鉴于空间技术的迅速发展、空间资产和在外空放置武器的安全和安保不断遭到威胁，这是当务之急。

总之，我国将继续倾听今天的讨论，并继续为裁谈会的讨论做出贡献，以便就工作计划达成共识，尽早开始实质性工作。的确，这应当始终作为我们的优先事项。

**达能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感谢主席先生组织本次关于工作计划的讨论，我认为这十分有意义。目前的讨论主要围绕这一问题：我们希望为裁谈会工作确立的任务是否应当纳入工作计划。有两种可能：工作计划独立于任务，作为一份单独文件，或工作计划中包含任务。

当然，正如荷兰同事指出的，只有工作计划而不规定任务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份工作计划，实际上是一个活动时间表，同时我们也需要规定任务。不过，这两个愿望并不冲突。因此，我国认为，鉴于哥伦比亚同事强调的原因，拥有本次会议必不可少的两个要素之一，即活动时间表就已经令人满意了。

是否称为工作计划只是一个程序问题，美利坚合众国大使也说过，将活动时间表称为工作计划并不意味着裁谈会正在履行其任务。不过，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个人从来不认为将活动时间表称为工作计划就够了，但是我的确认为我们必须有一个活动时间表。这将使我们能够规范讨论、更加明确地开展工作、安排工作，简言之就是开展哥伦比亚同事在会议开始时提到的所有内容，再加上编写关于实质性工作的报告，当然前提是我们年底前开展了实质性工作。

这显然不会改变这一事实：裁军谈判会议的目标当然是就新的国际文书进行谈判。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如英国代表团曾经指出的，我们必须区分漫无目的的讨论与逐步走向谈判的讨论。我记得《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多年来就是这种情况，工作组的任务最开始是举行讨论，直到裁军谈判会议将讨论小组变成特设谈判委员会。讨论为谈判奠定了基础。

一些讨论为谈判铺平了道路，或最终结果是谈判，因此是有用的。如果我们想立即启动谈判，现阶段似乎还有困难，至少就裂变材料条约进行谈判还存在困难。

所以，我原则上不同意巴西同事的观点，他的发言似乎表明，无法就库存问题达成一致是阻碍禁产条约谈判的原因。可能我对情况的分析有误，但是在我看来，并不完全如此。巴基斯坦提出的不谈判该条约的理由是多方面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记错的话，还请巴基斯坦的同事纠正——主要有三大理由：首先，用阿克拉姆先生的话来说，谈判将“冻结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差距”；第二，由于印度与许多其他国家就巴基斯坦战略局势签订的协定的影响，不可能开始谈判；第三，库存问题尚未解决。因此，库存问题只是巴基斯坦不接受谈判的诸多原因之一。

不过，如果巴基斯坦今天说一旦解决条约任务内的库存问题就可以开始谈判，那将是一个重大转变，那么法国也将愿意重新考虑关于该问题的立场。不过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因此，我对今年就谈判任务达成共识不抱什么希望。所以我支持尽可能推进关于该问题的讨论，主席先生，这样来看你的方针是正确的，因为你所有的工作都集中在让本会议室内的讨论尽量富有成效，从而离谈判更进一步。

简言之，主席先生，我认为将活动日程表作为工作计划是推进工作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不会削弱关于任务的讨论的重要性，因为裁军谈判会议的章程要求我们提出谈判任务，但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任务纳入工作计划。不过，我愿意接受任何有助于打破僵局的建议。

主席先生，既然我站在台上，我想根据议事规则第 30 条谈谈另一个问题，这涉及议事规则第 13 条。我们都知道，奥尔忠尼启则先生不久将结束在裁谈会长达九年的任职，我们想借此机会重申对他的衷心感谢。他的接班人已经选出并公布。不过，我还是想提请裁谈会注意议事规则第 13 条。我读一下这条的英文。

(继续以英语发言)

联合国秘书长经本会议请求并同本会议充分协商后任命本会议秘书长。秘书长还应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协助本会议及其主席安排本会议工作和编制日程表。

(继续以法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不想过多谈论程序问题——想必许多人也知道这并不是我热衷的话题——不过我想指出，任命裁谈会新秘书长涉及许多步骤，包括与本会议磋商以及由本会议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正式请求。因此，我希望——今天我正式请求裁谈会现任秘书长——解释一下使我们能够批准裁军谈判会议新秘书长任命的程序。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你的发言和关于工作计划问题的重要意见。关于你提出的程序问题，我想是合法的，我打算在关于工作计划的发言结束后再回到这个问题，希望你能够理解。现在请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发言。我想请他先就程序做出解释，然后再阐述工作计划问题。

**奥尔忠尼启则先生(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议事规则第 13 条没有明确说明如何任命我的接班人。这有点令人困惑，可能是因为前任主席都更加关注实质性问题，而不是程序性问题。不管怎么说，我们有先例，有先例就可以照着做。

首先，应当有裁军事务高级代表的一封信，告诉你们联合国秘书长打算任命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某某先生为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以及他在裁谈会的个人代表。然后，你们应当按照第 13 条所述，就这一任命举行磋商。裁谈会曾经的一位主席实际上还写过这样一句话：在与各区域集团磋商的基础上，他现在可以告诉大家，总的来说，各集团成员和中国均同意秘书长任命某某先生为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以及秘书长在裁谈会的个人代表。然后，主席应当在信的末尾说，

因此在大家同意的情况下，他打算答复裁军事务高级代表的来函，向他通报裁谈会主席的磋商结果以及裁谈会的决定。

以上就是主席信函的核心内容，CD/PV.897 号文件有所体现，如果你想看，可以发给大家。或许我对规则的解释不够好，你们会有其他解释，但我不这么认为。不管怎么说，看文件还是比听我说要好：一些东西解释了九年真的累了，特别是第 13 条，一些人觉得这个数字不吉利。我自认为运气不好。或许我的接班人运气会好些。如果裁谈会主席同意，秘书处将分发该文件。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秘书长的说明。既然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想在请日本大使发言之前，以主席的身份谈一谈我对程序问题的看法。

从刚才裁谈会秘书长的解释来看，似乎需要裁军事务高级别代表致函裁军谈判会议成员，他还提到了主席需要与区域协调员磋商，还需要报告裁军谈判会议的决定，以及裁谈会成员之间的磋商结果。

因此，我想谈两点。首先，鉴于裁谈会秘书已经非常有先见之明地留出 5 月 15 日作为全体会议时间，如果所有成员都同意，该会议可以专门用来批准裁谈会新秘书长。因此，我要做的是，在收到裁军事务高级别代表的信之后，在闭会期间与区域协调员进行磋商。如果没有争议，那么我将以主席的身份在秘书处发给所有成员的信中指出，鉴于已经决定在 5 月 17 日举行全体会议，我打算利用该会议处理批准新秘书长的程序事务。考虑到闭会期间将不再举行全体会议或其他会议，我将在信中正式征求成员的意见。我将在该信中说明，希望各代表团在 4 月 15 日之前表明是否同意我在信中提出的意见。

第二，我没有想到今天会提出这个问题，但既然提到了我就顺便说一下，鉴于裁谈会秘书长为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付出的巨大努力，许多代表团都提议在闭会期间安排一次特别会议，欢送我们的同事奥尔忠尼启则先生。

我本不想在此刻讨论程序问题，但既然提出来了，我就简单地谈了谈对程序问题的看法，下面请日本代表继续阐述工作计划问题。希望你们没有意见。似乎没有。

**须田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你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工作计划中的平衡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也十分欢迎评价我们的现状以及考虑 2011 年届会余下时间的工作。关于平衡问题，我认为存在不同的优先事项，不同代表对四个不同的议程项目的重视程度不同。不过，谈到四个议程项目之间的平衡时应当格外小心。可能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本质上略有不同，但其他三个项目都是促进核裁军的重要问题。因此，当我们谈到平衡时，我们不应讨论制约或防止这三个项目之间的平衡，而是应当考虑如何根据每个项目的现状，同时推进。如果一个项目的谈判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就应当开始谈判。如果另一个项目还需要进一步讨论、紧锣密鼓的讨论，那么我们就应当推动讨论。我想重要的是，一方面考虑到平衡，另一方面考虑到如何共同推进所有项目。

关于裁谈会今后几周或几个月的工作计划或活动时间表问题，正好三位主席已经代表同意起草了一份活动时间表。不过，如果指示性的时间表或工作计划只包含活动日程，这并不是裁谈会的目的。正如荷兰大使所说，我们的目的不是工作计划，但是工作计划是我们开始实质性工作所必需的。工作计划——或者你们想怎么叫都行——如果不包含关于实质性工作的计划，就没有什么意义，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要求。裁军谈判会议是裁军领域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我们寻求的任何共识都应当围绕实质性工作计划。任何工作计划，或者我们商定的其他叫法，如果没有明确规划就某些议程项目开始谈判，就达不到国际社会的要求。

我国代表团对四个议程项目持灵活态度，只要我们可以就所有项目开始实质性工作就好。不过，根据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以及大会相关决议，如果我们无法商定开始谈判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禁产条约)的明确计划，我们就完不成任务。如果对于谈判禁产条约的任务还有争议，我国代表团明确重申我国的立场，我想许多其他代表团也都同意，任何谈判都必须以香农授权为基础。否则我们今后几年也只是用来讨论谈判的基础。

以上是我国代表团的立场，我希望我们都将认识到，禁产条约已确认为核裁军和不扩散进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因此，它也是裁军谈判会议本届会议实质性工作的任何工作计划(或其他叫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达里亚阿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赞赏同事的精彩发言。这让我们想到了主要问题：本机构的任务是什么？本机构是基于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决定设立的，目的是就裁军领域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进行谈判。因此每一份努力都应当服务于该目标。

工作计划十分重要，因为至少在我们看来，这项努力将有助于本机构达成或实现其任务。简化的工作计划是否有助于实现该目标，我们尚未得到任何明确的答案。智利大使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需要开展讨论，以便就谈判议题的先后顺序达成一致。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这提出了本机构最高优先事项是什么的重要问题。至少从大多数成员的发言来看，最高优先事项是核裁军。这就回到了裁谈会处理的问题的根源，因为如果我们讨论该问题，也就是主要问题，并且从推动核裁军的角度看待问题，那么将推动裁谈会的工作。

因此，本会议最先要做的是商定并执行一项均衡和全面的工作计划。鉴于消除核武器对国际安全的威胁迫在眉睫，我们呼吁裁军谈判会议成员根据议事规则，基于处理所有核心议题的议程，通过并执行一项均衡和全面的工作计划。

我曾多次阐述我国对裁谈会工作先后顺序的立场。今天我将简单重申 2011 年工作计划的审议过程中需考虑的要点。我们一贯要求通过一项均衡和全面的工作计划。我国代表团强调平衡和均衡，以及协商一致做出决定的必要性。裁谈会议事规则是我们应当严格遵守的指导文书。我们已经提到过需要谨慎行事，做出所有人都接受的安全和稳妥的决定。我们认为，全面和均衡的工作计划将使裁军

谈判会议能够开始就四项核心议题开展谈判，能够很好地实现裁军谈判会议的目的，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和安保。

核裁军仍然是我国代表团，也是裁谈会大多数国家眼中的最高优先事项。从上次全体会议上的实质性讨论以及非正式会议中可以明确看出，核裁军是世界不同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最高优先事项。我很高兴联合国秘书长的优先事项与我们的最高优先事项一致。核裁军仍然是我们的最高优先事项，为了一个更加美好和安全的世界，裁军谈判会议应当同意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尽快开始就核裁军问题举行谈判。核武器公约为全面消除核武器的分阶段计划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是长期追求，也是一个可以开始谈判的议题。工作计划应当规定该问题的谈判任务。完全消除核武器是防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唯一绝对保障。在那之前，应当通过在裁军谈判会议下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作为优先事项，制定关于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的普遍、无条件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我们支持开始谈判，以达成一项禁止空对地打击或空间战争和防止外空武器化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应当能够加强所有国家的安全，并为和平使用外空提供必要条件。

关于裂变材料禁产条约问题(禁产条约)，我们毫不含糊地声明该条约应当涵盖库存和核查问题。禁产条约应当是全面实现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明确和重要步骤。该条约应当是一项全面、非歧视和可有效国际核查的条约。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过去的生产、当前库存和今后的生产必须纳入该公约。禁产条约如果不包含库存问题，任何谈判都没有实质内容，因此不会有结果。我认为必须在工作计划中明确这一重要问题。

主席先生，我们支持你努力推动裁谈会就均衡和全面的工作计划达成共识。既然你提出了 CD/WP.565/Rev.1 号文件，我想借本次发言机会阐述我国对第 5 段的理解。我认为，第 5 段明确指出主席/协调员需以个人身份向主席口头报告关于各项实质性议程项目的讨论，主席将与他们一道负责完成报告。报告不会影响裁军谈判会议成员的立场。因此，我认为该文件明确说明了你可以如何处理这些报告，并说明了主要责任在主席，而不是协调员。

霍夫曼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感谢你为拟定工作计划所作的努力，我们都知道工作计划迟了很久——实际上晚了十年。此外，应注意到，根据议事规则第 28 条，裁谈会实际上有义务在每届会议开始时制定工作计划。不过，目前关于工作计划意味着什么的讨论很有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专题讨论，我们当然可能有不同的见解。

我只是想重申，之前我也说过很多次，我国代表团支持 2009 年 CD/1864 号文件采取的方针，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很好的折中方法，而当时达成了一致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CD/1864 号文件涉及所有议程项目，并载有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谈判任务。我不想细讲，但在我们看来，该文件意义重大。不过，我们都知道该文件遇到了困难，因为有一个成员提出反对。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邓肯大使所说的，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该提议碰到这些困难，有一个代表团

一直反对，我们至今感到遗憾。包括我本人在内，在关于这一问题的长期讨论中经常提出的一个论点就是，原则上，我们应当在谈判中捍卫自己的立场，而不是反对启动谈判，应当参加讨论并维护本国利益。我认为这是一项重要原则。

与在座几乎所有同事一样，我也参加了关于工作计划问题的各种非正式磋商，主席征求意见时，我总是说我国要求并不高。我基本只提两点：我国倾向于采用 CD/1864 号文件采用的方针，但如果出现其他合理方针，能够帮助我们开始实质工作，即就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的文书进行谈判，我国不会妨碍。现在中国是主席，我想不妨借用中国的一句名人名言：“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只要我们能够达成某些一致，有助于开始实质性工作，即就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的文书开展谈判，而不仅仅是继续讨论就可以了。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年，如果真正开始谈判，我们将愿意考虑任何可能有助于实现该目标的建议。

**瓦西里耶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也感谢你召开本次全体会议，使我们能够讨论工作计划的现状。

我国代表团在多个场合提出了我国关于本会议工作计划的主要方针，当然最初是体现在我国对 CD/1864 号文件的支持，以及我们对基于该文件编写并提交的其他文件的评估。所以我今天就不一一重复了。我也不想重复裁军谈判会议历年的工作，但是我们可能需要认识到，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基于前人的努力，以及之前多年形成的利益平衡。这种利益平衡既体现在具体问题上，例如谈判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禁产条约)的香农授权中，又直接体现为四个关键议程项目之间的利益平衡。当然，禁产条约的谈判十分重要、必要和紧迫，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问题就不那么重要、必要和紧迫。我特别要强调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前些年，为了达成共识并使裁谈会开始谈判，显示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现在看来，事态发展已经偏离了轨道，不容乐观了。

当然已经有人问过，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裁谈会。无疑，本会议的唯一任务就是谈判。然而，我们可能需要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目前的成员是否已经准备好立即开始谈判，或通过一项使我们能够开始谈判，尤其是就禁产条约开始谈判的工作计划？回答大概是否定的。因此，问题是我们应当让裁军谈判会议继续作为工作工具，还是在试图商定工作计划和单一问题谈判的过程中，最终放弃该工具？在我看来，不论出发点多么好，将任何问题拿到裁谈会以外都将使谈判变得极为复杂和毫无成果，而裁军谈判会议本身也将不复存在。

很遗憾，我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也提不出任何解决方法，但是我想说，我们都需要认识到我们有责任让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工具，现在的问题是该工具明年是否仍将存在，以及我们是否需要就谁将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在裁军谈判会议新的个人代表开展谈判。



**阿塔维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首先我谨感谢你对裁谈会的领导, 我国代表团将全力配合你的工作, 我们还感谢你召开讨论工作计划的会议, 我们认为这是裁谈会的最高优先事项。

埃及关于工作计划的立场众所周知。核裁军是埃及在本会议的最高优先事项。我们一直认为, 正如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主席所说的, 鉴于核武器的性质, 就核裁军条约——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进行谈判仍然是裁军谈判会议的最高优先事项。此外, 我想简单地提一下最近几天关于多边论坛对核裁军重要性的讨论。事实上, 我们认为多边论坛对核裁军至关重要。单边、双边和诸边努力多多益善, 但是它们的效果有限。应当在多边论坛上处理核裁军问题。正如我们重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 将其作为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工具一样, 我们也将裁军谈判会议视为处理核裁军问题的关键。

我们支持不结盟国家运动的提议, 即应当在核武器公约的框架下, 在规定时间内处理核裁军问题。不过, 我希望邓肯大使在这里, 我想告诉他埃及赞成 CD/1864 号文件。我还想告诉他, 我们赞成澳大利亚和联合王国所说的, 2011 年工作计划至少应当反映我们在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商定的内容, 也应当反映行动 6、7 和 15。不过, 澳大利亚的同事说 CD/1864 号文件反映了行动 6、7 和 15, 这一点我不太同意, 我认为该文件没有反映行动 6。我记得 CD/1864 号文件的原文是就核裁军交换意见, 这没有达到我们在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商定的期望。

我注意到联合王国大使说核武器国家本着诚意就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商定的行动计划进行了谈判, 正因为这样, 我们希望这种诚意延续到裁军谈判会议。因此, 我们无论何时就本会议的工作计划达成一致, 特别是在核裁军和设立处理该问题的附属机构方面, 都应当使用相同的措辞。我印象中行动计划和 CD/1864 号文件关于消极安全保证使用的措辞略有不同。

我们应当集中时间和精力商定一项工作计划, 使我们能够处理裁军谈判会议处理的问题——谈判达成关于裁军问题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

我想借此机会提另一个问题, 这涉及议事规则第 30 条。在闭会期间, 区域集团不举行会议, 因此, 如果有问题要讨论, 例如任命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 我们谨请主席直接告知本会议所有成员, 而不是与区域协调员举行会议, 因为他们无法向所在集团提供反馈。

**主席(以英语发言):** 关于你提出的程序问题, 裁谈会秘书长明确指出主席需要与区域协调员举行磋商。我本人愿意这样做。不过, 如果区域协调员认为我可以不遵守该程序, 而直接通过秘书处致函各成员, 我一定照做。

有人反对埃及代表从区域协调员角度提出的建议吗? 我看没有, 那么我将按照他的建议行事。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 主席先生,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 审议工作计划问题。我国代表团重申, 阿尔及利亚一直

希望裁谈会通过一项能够使我们开始谈判的工作计划。为此，裁谈会多次提出建议，包括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大使的建议，以及之后 2009 年六位届会主席提出的建议，后者载于 CD/1867 号文件中。今天，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要重申与该问题有关的一些内容。

(继续以法语发言)

主席先生，本会议的工作计划本身不是目的。它是我们推动谈判，缔结裁军条约的途径。工作计划必须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安全关切，不论其是不是裁谈会成员国，这样才能具有可信度和吸引力。我国认为，工作计划应当全面和均衡，考虑所有国家的优先事项，而这些优先事项也都应当力求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体现《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优先事项不应相互冲突。

在这个框架下，工作计划应当优先考虑核裁军，其次是裂变材料条约。工作计划还必须涉及消极安全保证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

我们认真倾听了各位尊敬的大使和代表的发言，注意到一些代表团将裂变材料条约作为优先事项，认为谈判时机已经成熟。我们想知道，说这个问题的谈判时机已经成熟，而其他问题的谈判时机还不成熟的标准是什么。我国认为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时机还不成熟。阿尔及利亚是无核武器国家，当务之急是消极安全保证。我们同意一些代表团所说的，缔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消极安全保证多边条约不符合威慑理论。的确如此。然而，我们希望消失的是这些理论，而不是我们的安全。与安全相比，防止今后生产裂变材料问题的重要性还在其次。

关于工作计划的方针，主席先生，我们也认真听取了简化的工作计划或活动时间表的观点。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愿意接受任何有可能推进工作计划的倡议或观点。不过，与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我们关心的不是告诉国际社会我们已经开始工作，而是真的开始工作，即开始谈判。

在这种情况下，简化的工作计划或活动时间表存在一些问题。假设我们通过一项称之为“工作计划”的活动时间表。我们无法确定它是否能够使我们就谈判取得实质进展。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自 2004 年起，一直在有针对性地讨论议程上的所有问题。2004、2005 和 2006 年，我们在裁谈会正式会议的框架下开展了讨论，2007、2008、2009 和 2010 年，我们在协调员的领导下开展了非正式讨论。主席先生，后者是经你提议，我们今年商定的方法。但是这样做我们就能取得进展吗？即使我们通过一项简化的工作计划，这与我们现在所做的基本一样，因此没有显著不同，我们无法确定就能开始谈判。这种工作计划甚至可能威胁到我们多年来好不容易才取得的成果。

请允许我举一个例子。简化的工作计划可能慢慢变成巴尔扎克笔下的驴皮 (*peau de chagrin*)。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尽情讨论，但是会越讨论越远离目标——拟定使我们能够开始谈判的工作计划。

主席先生，正因为如此，阿尔及利亚代表团鼓励并请求你继续基于我们最近达成的一致，即 CD/1864 号文件所载的一致，就工作计划问题进行磋商，并试

图研究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调和不同的立场，以便真正开始工作，即开展谈判。

**达能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本来不想再次发言，但是我必须回应刚才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提出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工作计划的优先事项。阿尔及利亚代表再次提出以下问题，希望我没有歪曲他的意思：我们凭什么说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比其他谈判时机成熟？

我有两点要说。首先，将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作为优先事项已在两个重要场合得到批准。一个当然是《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及其行动计划。在该会议上，出席会议的 179 个国家代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 182 个缔约国一致认为应当尽快就裂变材料条约开始谈判，但是它们无法或不愿意——哪种情况不重要——就关于消极安全保证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进行谈判。

另一个场合是大会本身。如果我们看看就裂变材料和消极安全保证问题通过的决议，我们会发现第一委员会和大会先后通过的关于裂变材料的决议呼吁尽快就该问题举行谈判，但关于消极安全保证的决议没有提出类似要求。不要忘了，关于裂变材料的决议只差三票就全数通过。

因此，我认为这表明国际社会在禁产条约方面施加了压力。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当然，我要说的另一点更加复杂，但是政治意义重大。我想，无核武器国家可能愿意在裁谈会谈判裂变材料条约或消极安全保证问题，甚至是外太空问题，但是某个问题的谈判时机是否成熟主要还是取决于核武器国家。现实就是如此。即使从政治角度，我主张基于决议或《不扩散条约》行动计划，但是裁谈会的实际情况是讨论取决于核武器国家，以及了解它们准备好做什么。

就目前来看，一方面，至少有五个国家表示决定开始谈判裂变材料条约，而且这五个国家拥有全世界 98% 的核武库。它们准备好谈判了。另一方面，在所有在座的核武器国家中，即使有一些国家愿意先谈判关于消极安全保证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然后再谈判裂变材料条约，这些国家总共拥有的核武库也不到全世界的 2%。

我提出上述理由时十分谨慎，因为情况可能逆转——我十分清楚这一点。不过，这一事实不会改变，即总体而言，基于以上两点理由，不论我们使用什么标准，都可以说国际社会对谈判裂变材料条约比谈判消极安全保证条约更有准备。当然，这并不妨碍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其优先事项是就消极安全保证条约进行谈判，我充分理解，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当明确重申它们认为无核武器国家提出的消极安全保证请求完全合理，并将予以考虑。不论是否有能力就关于该问题的普遍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进行谈判，都应当这样做。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认真听取了法国大使的发言，但是不想作出回应。事实上，我国代表团提出该问题，是因为提到

CD/1864 号文件所载决定的代表团大多数只是为了说明已经就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达成一致。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是发起该决定的代表团之一，我们想提醒裁谈会，CD/1864 号文件的一些段落规定了任务的演变性质，不排除一段时间以后谈判其他问题的可能性。这正是 CD/1864 号文件的精神所在，我们希望在裁谈会发扬这种精神。

**霍夫曼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与达能先生复杂的论证相比，关于阿尔及利亚同事第一次发言中的论证，我有一个更简单的疑问。一方面，他质疑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谈判时机是否成熟，认为其他问题的谈判时机或许更加成熟。不过，我一直以为 CD/1864 号文件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该文件正是在阿尔及利亚的主持下谈判达成的。另一方面，阿尔及利亚代表在发言最后建议我们继续基于 CD/1864 号文件，探索可能的工作计划。因此，我不太确定他的立场是什么，每个代表团都有权改变立场，但是我不太清楚阿尔及利亚代表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 CD/1864 号文件。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 或许这就是正式会议的一个局限性。正因为这样，一些代表团倾向于在非正式场合举行这类讨论。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没有质疑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问题；我们只是强调了消极安全保证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该问题的谈判时机也已经成熟。我们在裁谈会内部听到了许多支持该问题的发言，我还想提醒大家注意 CD/1864 号文件导言部分，一些代表团经常忘记提及。该决定明确规定所列任务有可能在今后进行谈判。我们发言就是希望再次强调这一点。

**威尔逊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不想占用太多时间，很抱歉在这么晚发言。我知道有些人现在有一场重要比赛要看。所以我尽量简短。

我只想简单回应埃及代表的发言，我们可以另找机会对话。我只是想说，我的评论主要涉及那些行动的有效执行。这才是我之前发言的主旨，不过我们可以下次再进一步谈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 还有代表团要发言吗？似乎没有。关于工作计划问题的讨论到此结束。

这是裁军谈判会议闭会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我们 5 月将再次举行会议。希望明天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两场非正式会议结束后，所有同事都能够在闭会期间养精蓄锐。不过，第一，根据刚才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工作计划的讨论，我将以主席身份继续开展工作，并在双边基础上与代表团就工作计划问题进行磋商。第二，为筹备闭会期间之后的会议并研究如何推进我们的工作，我征求了裁谈会其他主席的意见。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并基于他们的意见，我鼓励代表团从国内派专家参加裁军谈判会议 5 月的非正式会议。已经安排了两轮非正式会议，分别涉及消极安全保证和裂变材料禁产条约问题。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下次全体会议将在闭会期间之后，于 5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11 时在本会议室举行。明天将举行两场关于议程项目 3 的非正式会议，由巴西大使主持和协调。

本次全体会议现在休会。

下午 5 时 40 分会议结束。